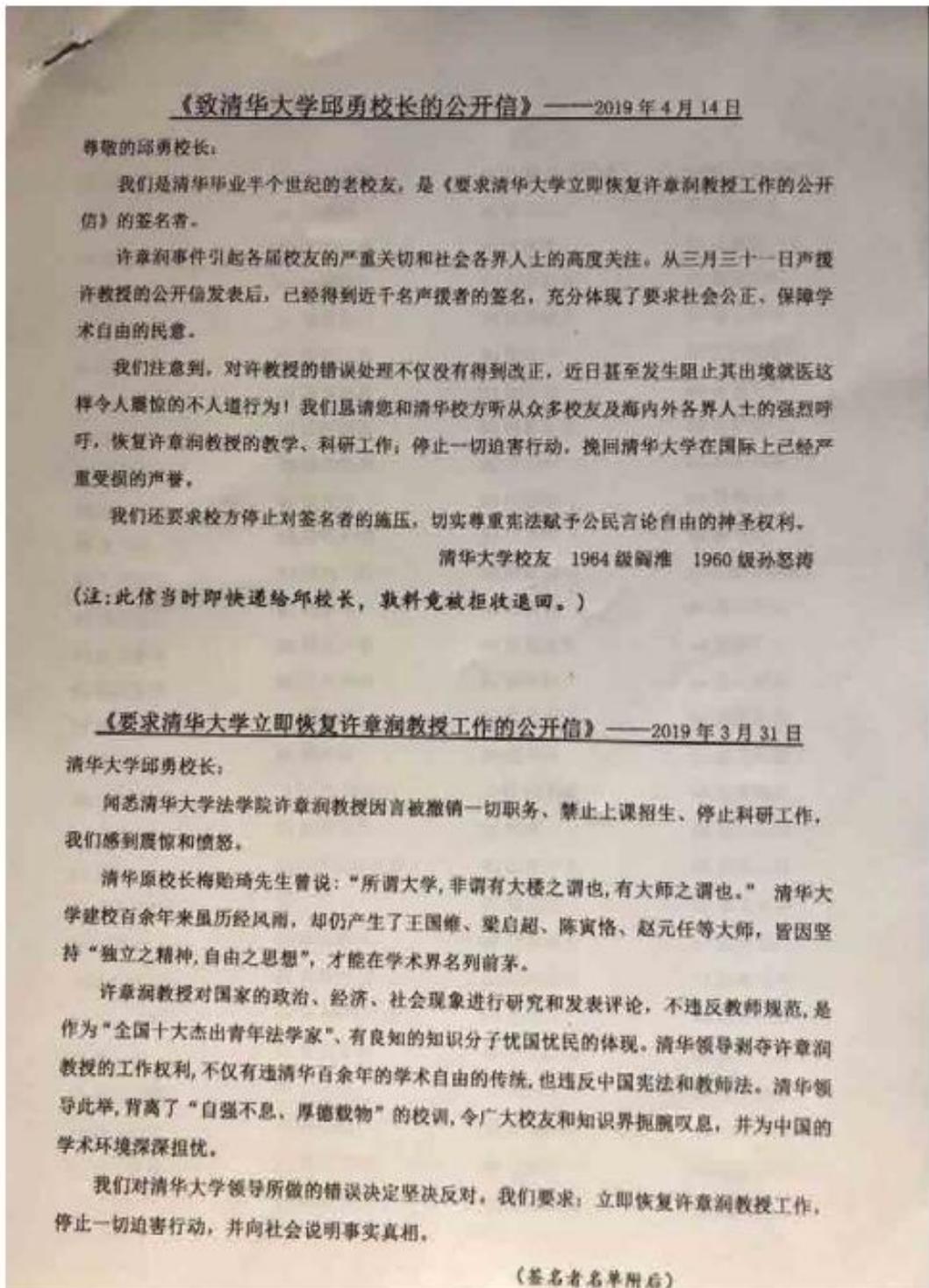


清华校庆老校 友们抗争记

林海

2019.4.28

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因发表了谋求中国社会进步的言论，被校方停止教学和科研，引起了学界的哗然和公愤。清华老校友阎淮和孙怒涛为此于 3 月 31 日在网上发出“要求清华大学立即恢复许章润教授工作的公开信”，近千名校友和外校朋友闻讯纷纷签名声援。清华校方充耳不闻，未作回应。



两封公开信

4月14日，阎淮和孙怒涛又写了“致清华大学邱勇校长的公开信”，并连同签名信一起快递给邱勇，竟被邱退回。因此，准备在校庆期间到王国维纪念碑前向大师致敬后，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校方当面交递两封公开信和签名名单。

此事在清华校友微信群里一番热议，消息不胫而走，校方顿时乱了方寸，竟使出了用铁板围禁王国维纪念碑的昏招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岂是能“围而禁之”者也？校友们慷慨激昂，决定发起抗争。阎淮表示，28日上午10：30将到王国维纪念碑前致敬，然后去面交公开信。为防不测，阎淮将信复印多份，由多位校

友保存，或可前赴后继也。阎淮将自己一头“自然卷”长发剪成了“小平头”，林海表示一同前往，并提前一天向本班同学把酒话别。阎淮将唐春林拟的一副对联“自墙不吸独立精神，厚得再无自由思想；今日清华”稍作修改，希望有同学打印出来好贴到围禁王碑的蓝墙上。北京大学的老校友樊能廷闻讯送来10份打印的对联。林海曾设想用白色喷漆直接在蓝墙上喷写1米见方的大字“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写完，校方非大动干戈将很难清除此字迹，在校庆期间将持续产生巨大影响。但转而一想，如果采取这个办法，校方和老校友之间必将产生严重的对立，双方都难以各退一步取得妥协。

再一转念，邱勇与吾儿年龄相当，难免有顽劣之处，还是给他留个台阶吧。于是林海改为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八个字写在两把白箑之上，收放自如也。

临近 10 : 30，林海踱到蓝墙附近，侧眼扫去有 5 名黑制服者守着蓝墙令人不得靠近。林海抬手拍了一张照片转身便走，黑制服惊起但转眼就脱离了接触。在此期间，高亿陵同学因在蓝墙粘贴对联被人掳往一教，孙毓星和孙铮发现有异，马上深入一教交涉，终于把高亿陵搭救出来，回到阳光之下。阎淮和蒋南峰、林海、高学筠到照澜院的花店买来了 5 捧鲜花，照例是阎淮买单。蒋南峰自号“老驴”，林海问蒋南峰可曾记得顾耀文写的

《照澜院驴鸣》，一等一的文笔，妙绝。老驴无心听得调侃，兀自去他的车里取来相机和三脚架，准备现场拍摄。阎淮买的花以白色和黄色为主，寄予清幽怀远之思。哈哈！清华园的浓眉大眼的“贾宝玉”袁仁勇却买来了两捧娇娇欲滴的红玫瑰，要献于大师的碑前，大师之心可砰动乎？

10：30，同学们陆陆续续都来到了围禁王国维纪念碑的蓝墙之前。吕述祖带着走方队的奕奕神采，娄华宁总爱笑眯眯地，不知道藏哪里去了。郑凯民腆着大肚子，一副大将军气概，邵作珠一脸正色，容不得半点偷奸耍滑。周家琮是学问大家，对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有更深的理解。朱清清是一位心理

学家，长于用心理动力学说分析问题，不过对于校方何以出此昏招，恐怕也难以给出科学解释。王嵩梅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有独到的看法，她说，王碑树立在文革对立两派的据点中间，如果我们早得启蒙，不盲从、不迷信、不崇拜，就不会陷入文革悲剧了。崔元浩是京剧票友，罗晓波是瑜伽之星，张英侠以“银滩”之名驰骋于网络，刘光曼热血心肠风风火火，刘守圭美如处子恬静贤淑，郭绍华机智幽默有加，方莉莎爱称方泡泡聪明善良不减，还有钟勇生、孙茂、王恩庆、刘新华、郭于华、李安国、封兆龙等同学，都手捧鲜花或手持对联，来到了蓝墙之前。

黑制服已经撤走，来了四五位

学生志愿者，稚嫩的脸上泛着青春的阳光，颇令人怜爱。志愿者们对老学长也是毕恭毕敬，彼此交谈起来。蓝墙今天开了一个小门，容得一人出入。可能是工人进出的通道，也可能是校方得到上峰旨意，不敢把事情搞得太僵。毕竟，围禁王碑之举愚蠢透顶，事情闹大了会变成传遍全球的丑闻，那可不是胡鞍钢两片嘴皮子能捯饬过来的。林海抱着一捧鲜花径直往小门里走，志愿者们可能没有见识过这号爷爷，不知道该阻拦好还是该搀扶好，乱作一团。阎淮把林海叫了回来，然后大家排成一队，依次穿过蓝墙的狭隘的小门，向大师鞠躬致敬，把鲜花放到纪念碑前。



阎淮和林海

阎淮和林海打开了写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八个字的两把白箑，正气凛然。许章润教授今天也来了。大家向许教授问好，并询问了许教授的病情。许教授因病向清华请了假准备到日本去治疗，在首都机场被两个大汉截住无法就医，遭此不人道之荼毒。许教授感谢清华校友们的支持。许教授和大家一起照了相。许多围观的年轻学生和校友也举起手机和相机频频拍摄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然后，阎淮领着大家齐声朗读陈寅恪先生写的碑文。朗诵完毕，大家兴犹未尽，三五成群地交谈着。一位青年学生手持小型摄像机，采访了许章润教授。许教授说：“老校友们汇聚清华来拜谒王先生、陈先生，我想主



许教授、郭教授和老校友的英勇抗争

要还是缅怀先贤，在于汲取并且砥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意义大概就在于此。而这已经湮没不彰久矣，在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发扬光大。”学生接着又采访了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郭教授说：

“我们就是来表示一下对清华精神内涵的重温和怀念，因为我觉得清华精神要死了。前辈们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消弭，我们要让它继续下去。”远处有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在拍照、摄像和作人脸识别。年轻人沦落到干如此下作之营生，着实可怜。

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来到蓝墙之前找到阎淮，阎淮和林海跟唐杰一起来到同方部的校友总会办

公室。落座之后，上茶，已到约定见面时间，但是校方负责人还没有到场。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来了，对阎淮说：“你要向我们反映……”



阎淮和史宗恺在会谈

阎淮说：“不是我要向你们反映什么，是你们叫我来的。要反映情况我们会到信访局，不会到这里来。”史宗恺表示会认真倾听校友的意见。（事后百度，发现史宗恺还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可见校方对此会谈还是重视的。）

阎淮首先就清华校方对许章润教授的不公处理向校方提出严重抗议。接着，阎淮提出邱勇校长拒收校友快信件的问题，史宗恺要以各种理由进行解释，找到拒收信件的合理成份。阎淮在国家机关做过多年的秘书，深知收发信件的程序，史宗恺也感到关老爷门前耍大刀，强行辩解苍白无力。阎淮又谈到当年校友会听命封闭校友网 63、64 社区的问题，借口是服务器坏了，

连果义捐了五万块钱，没过一个月，又封了。阎淮接着指出在校庆期间借口施工围禁王国维纪念碑的问题。阎淮说，我们老校友是爱清华的，看到清华祭出如此愚蠢卑劣之招儿，很是痛心。林海说，毛主席讲过“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与人民为敌，是独裁政权作死的节奏。史宗恺对于此事的是非曲直，其实心知肚明，但是吃着这碗饭，也不好多说什么。林海真诚地说，其实我们对于各层官员的苦处，也是相当理解的。相谈气氛逐渐趋于融洽，校友会服务人员拿来签字笔，阎淮写好了信封，把两封信和签名单装入信封，拍照留据，然后把信件郑重地交给史宗恺。史宗恺表示一定把信交到邱勇校长手里。史宗恺希

望能得到阎淮的《进出中组部》，
阎淮说没问题，一会儿到车里拿去。

林海和唐杰拉起了家常。林海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态度极端的人，我的朋友有左派也有右派，有极左派也有极右派，大家都是朋友。我的观点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我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三大阶级：权贵阶级、资本阶级、劳动阶级。有人听我说到三大阶级，就以为又鼓吹阶级斗争了。我说，不是的，我反对革命。我主张三大阶级的沟通和妥协，和平地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权贵阶级很害怕我说话，封堵我的言路，其实我对权贵阶级也怀有悲悯之心。唐杰听到这里，感到很惊讶，怎么对权贵阶级还有悲悯之心呢？林海

说，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假设你是一个贪官，贪腐了一亿元钱。这一亿元钱能给你带来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吗？不能。随时你都可能锒铛入狱，甚至被暴民吊死在电线杆子上，财产也就归零了。只有民主宪政，法律保障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你才有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权贵阶级以为有了权就有一切，拼命地巩固自己的政权，不但把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当作自己的敌人，而且在权贵阶级内部，也互相倾轧和绞杀，没有一点儿安全感。权贵阶级只有放弃权力，蜕化为资本阶级，才是一条生路。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对于权贵阶级的贪腐罪行应当一概赦免。惩治贪官只能使财产和权力重新洗牌，对资本阶级和劳

动阶级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仇恨不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唐杰表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观点，不知不觉聊了三个钟头，林海把写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一把白旗送给了唐杰。史宗恺、唐杰和阎淮、林海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建立好友关系。

时间不早了，校友会工作人员送来了盒饭。吃了饭，史宗恺随阎淮到车里取了3本《进出中组部》，其中有一本是送给邱勇的。

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就有照片和视频不断地上传到清华校友群。校友们纷纷表示了对在现场为“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进行抗争的同学的赞许。群里贴出了到场同学和许教授、郭教授合影的高清照

片。有几张照片流传到海外互联网，不料海外某些清华校友认为照片是假造的，旅居美国的热能 2010 级的杜玉京还说“挺想把这个人（注：指抗争者）大嘴巴子抽出去”。在国内，有一股暗流在涌动，有人得到某些方面的警告，似乎不是在走向沟通和妥协，而是加强围堵和压制。社会将何去何从，有待后续的观察。

（此文经阎淮阅后同意）